

转型路径和发展模式。位于陕西西部的长武县，是著名的“秦岭南麓护林县”，全县总面积567平方公里，主要生产小麦、玉米、油菜、苹果等农产品。随着数字化农业的推进，长武县数字乡村建设也成为该县促进农村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之一。长武县坚持以数字乡村试点工作为抓手，把数字乡村建设作为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方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弥合城乡数字鸿沟，推动“数字乡村长武红”建设。本文以长武县数字乡村建

设为研究对象，通过实地调研，剖析其具体建设措施，并放眼陕西数字乡村发展，从长武经验中获得启示，推进陕西数字乡村发展稳步推进。

文献综述

数字乡村战略最早出现在2018年的中央一号文件中，此后至今连续五年，每年的中央一号文件都对数字乡村提出了明确的指示和部署。

国内学者也对“数字乡村是什么”的问题开展一系列探索。郭红东等认为数字乡村是指乡村依托数字经济的发展，以现代信息网络为载体，以数字技术创新为乡村振兴的核心驱动力，实现乡村生产数据化、治理数据化与生活数据化，不断提高传统产业数字化、智能化水平，加速重构经济发展与乡村治理模式的新型经济形态。^[1]王耀宗等提出数字乡村是新时代国家农业农村信息化发展的总体布局，是数字中国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智慧社会建设在乡村的延伸。^[2]彭超认为数字乡村是以数字技术和产业引领的农业农村现代化综合体，数字乡村战略的实施，将为乡村振兴注入新动能。^[3]

2019年《数字乡村发展战略纲要》的出台明确定义了数字乡村的含义，即“是伴随网络化、信息化和数字化在农业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应用，以及农民现代信息技能的提高而内生的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和转型进程”。加快推进数字乡村建设，既是补齐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短板、巩固拓展数字经济帮扶成果的重要举措，更是实现乡村全面振兴的关键。^[4]

张鸿教授在乡村振兴背景下构建了数字乡村发展就绪度指标评价体系，并采用AHP-熵权法综合测评了31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的数字乡村发展就绪度。^[5]王廷勇等学者提出了自己对于数字乡村的理解，认为数字乡村建设并不是数字经济与农业农村的简单融合，而是通过数字经济及数字技术的延伸，来实现农业农村经济及社会发展过程、方式及状态的重构。^[6]赵成伟等对数字乡村建设本质做了阐述，指出数字乡村建设本质上就是利用数字技术推动传统乡村转型的过程。^[7]

2020年，我国的数字乡村建设加快推进，先后发布了《数字农业农村发展规划（2019-2025）》和《2020年数字乡村发展工作要点》，农村数字化未来几年发展趋势进一步明晰。

赵早认为数字治理是当前数字乡村建设中最薄弱的环节，并列出了数字乡村如何助推乡村治理转型以及在转型过程中面临的挑战和困难，最后提出构建数字乡村治理体系的有效路径。^[8]崔凯等学者基于数字乡村的内涵



“数字乡村长武红”助农增收促振兴